

书摘

书论

33

连载

凤凰出版社

《最漫长的抵抗》

萨苏 著

【本书推荐】▷▷

这是一部军事历史类的纪实作品。

本书以作者首次在日本搜集到的四百多张日方照片和地图为线索,通过对这些照片中的历史信息进行中日史料对照分析和考证,揭示了东北正规军、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地区于1931年至1945年那段艰苦不屈的抵抗经过,具有一定的阅读和研究价值。

【精彩摘要】▷▷

1937年8月28日,在黑龙省富锦县董老茂屯附近,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的一支小部队和当地伪满军发生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各有数人伤亡的双方很快脱离接触。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一个半月,从华北到华中,上万人规模的战役在各个战场上每天都在发生,所以,这次战斗在中日双方的战史上几乎无人注意。

然而,这一次战斗,或许会永久地深刻在照片中这位文静的妻子刘向书的心中。

照片中她的丈夫,抗联名将张甲洲在前往十一军军部途中,就战死在这次遭遇战中——由于敌军是预先设伏,率先以乱枪发动袭击,在战斗开始的时候,走在队伍中间的张甲洲不幸腹部中弹。负伤后,十一军独立师参谋长李景荫探其伤势,他依然冷静地微笑着告诉李自己的皮带被打断了,表示无大碍。但在战斗结束后,因伤势过重,张甲洲终于不幸牺牲。

一名战死在抗日第一线的红色高级将领,却留下了这张西服眼镜的照片,让人不禁对张甲洲的身份产生了疑问——此人似乎更像个书生。

不错,张甲洲的确是书生出身,在清华大学的“清华英烈”碑和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馆”上同时刻有这名殉国黑水的校友的名字。

张甲洲并没有获得两校任何一家的文凭,为何在两所我国第一流大学的名录中会同时出现他的名字呢?用我一位笔名黄河故人的朋友说法,张甲洲是我国应试教育中罕见的“考霸”。

此人,上中学的时候轻松考取东北第一流的齐齐哈尔省立高级工业学校,成绩为黑龙江省第一名。这个省状元在校期间因为成绩优秀深为当时的校长所赏识,以至于将其列入公费留学名单。

但这个张甲洲第一个特点是能考试,第二个特点就是特别能组织学生运动。1926年他在校期间组织学生罢课事发被捕。教育界人士对此人才十分珍惜,上书求情。但执政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自有其独到的逻辑。这位粗鲁不文的老军官深知秀才造反并非仅仅是三年不成,“明智”地不但取消了张甲洲的留学资格,而且坚持将其逮捕入狱。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闹学生运动了,张甲洲1923年开始接触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学,他因为参加反对奉军在学生中征兵的游行等行动,已经被学校除名过两次了。

好在当时世风对文化人还比较尊重,张甲洲出狱后,最终还是省立高级工业学校毕业。对这个文凭,张甲洲却似乎不怎么在乎,他到了北平,在北大预科学习,并在1929年加入了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学运工作甚重,张甲洲当然要考上北大才好活动。

【作者简介】▷▷

萨苏,在日本居住多年,IT工程师,收藏有国外多种历史资料的著名军事史作家。其语言特色为“侃”,轻松有趣,最初成名于国外华人热网“西河”;在国内以《国破山河在》闻名,是新浪名博,粉丝众多,遍布国内外。

他的《京味九侃》曾获得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优秀原创奖。北京电视台特约记者、主讲嘉宾,节目有“北京记忆”“书香北京”“萨苏场”等,是国内媒体包括凤凰卫视“国际视野”方面栏目的分析家,是国内媒体长期的热点人物。

代表作《京城十案》《国破山河在》《铁在烧》《突破緬北的鷹》《京城捕王》《在日本我笑了》等。

征稿启事

读者朋友们,本报热读·连载版现已推出“我在读什么”新专栏,最近你在读什么,有哪些收获,它为你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请你记录下来,与读者们分享!文章字数千字左右,文笔流畅,有个人见解。请发送至邮箱,留下个人信息。

《幻世浮生》

(美)詹姆斯·M·凯恩 著

【内容简介】▷▷

故事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开始。中产主妇米尔德里德与丈夫伯特之间的婚姻危机因为经济形势的陡然紧张而加剧,不得不黯然分手。米尔德里德独自抚养两个女儿,屡次因为失业而几乎山穷水尽。支撑着她的动力是大女儿维姬漂亮聪颖的天资、过人的音乐才华和某种似乎超越她现有阶层的傲人气质。为了维姬,米尔德里德点燃了自己所有的能量——无论是当侍应还是开店,抑或利用自己的美貌勾引男人,最终都是为了成全维姬的野心。然而,米尔德里德渐渐发现自己一步步走进了自挖的陷阱。

《欲海情魔》和《幻世浮生》接连成全了两个影后(琼·克劳馥的奥斯卡和凯特·温丝莱特的艾美奖),单看影像,确实很难得到对这部作品分寸合宜的看法——如果没有十足的耐心,你会在片子放过去一小半之后,就将它归入婆婆妈妈的家庭伦理剧。

大萧条,作为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是让所有经年累积的矛盾刺刀见红的催化剂。中年妇女米尔德里德家深处的霉菌,亦被迫曝晒于苍白的日光下。没错,米尔德里德的老公是跟别人的老婆有那么点不明不白的关系,但真正拆散了这个家的是越来越窘迫的经济状况。

从小说开篇起,米尔德里德就在狼狽不堪地找钱,一边找一边发泄她对自身现状的强烈不满。爵士乐和快餐店里飘散的香气背后是现代社会的斗兽场,米尔德里德越是在绝境中激发出自身的商业潜能,心底深处就越是鄙夷自己狼奔豕突的状态。无论她怎样在现实世界里委曲求全,长女薇姬冷艳高贵的眼神始终会幽然闪现于她的脑海中,像一道冷冰冰的判决。所以,当一切开始呈现出希望的时候,她会对薇姬说:“我确信,从现在起,咱们一家人的情况会一点点好起来。”在两人发生冲突的时候,薇姬总是占上风,而她则是一个浑身颤抖、可怜巴巴的失败者。事情总是落得这样一个结果。她对薇姬有一种畏惧,惧怕她那自以为是的、倨傲无礼的做派,还有她那坚不可摧的精神气质。薇姬那种冷漠而故作姿态的贵族派头也潜藏着某种让她总是感到畏惧的东西:那是一种淡漠、冷酷而卑劣的欲望,一心要折磨、羞辱自己的母亲,超乎一切的则是伤害她。

米尔德里德没有意识到,薇姬和她那“淡漠、冷酷而卑劣的欲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从小将她设定为“格兰岱尔的天才”、不惜一切代价为她支付昂贵的钢琴课费用的,正是米尔德里德本人。比溺爱和骄纵更严重的是,“这个冷漠的孩子身上涌动的那种骄傲总是裹挟着她”。也就是说,米尔德里德无论碰到什么事,都会第一时间想象薇姬的反应,以她的“淡漠、冷酷与卑劣”作为标准答案来评判自己的行为,并为此而饱受折磨。这话听起来有点绕,但我们确实可以将薇姬视为米尔德里德赖以曲折地“实现自我”的幻象。十几年来,她像皮格马利翁那样一笔一笔地虚构她,塑造她,在她身上投射病态的母爱。这种母爱的实质是自恋,迷恋自己身上不甘于被庸常的、疲于奔命的生活淹没的部分——不管它们有多么虚浮耀眼的表面,却掩盖不了不择手段的实质。

将薇姬和米尔德里德剖裂开看,这只是一个细节丰富但终究俗套的伦理故事;将两者合为一体,或者分置于镜子两端,才能窥见小说的核心。凯恩以一种比《邮差总按两遍铃》和《双重赔偿》更耐心也更悲悯的节奏,不紧不慢地揭示着他一以贯之的主题:中产阶级的幸福肥皂泡,是怎样被轻轻戳破的;人,又是怎样一步步成为欲望手中的提线木偶,怎样心甘情愿地走进自己亲手打造的,金色的笼子。

【作者简介】▷▷

詹姆斯·M·凯恩,1892年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写作生涯从记者开始,历任《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报地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驻法国的战地记者,《纽约世界报》编辑,以及《纽约客》执行主编,此后一度在好莱坞担任编剧。在编剧合同到期,开车逛遍了南加州,并写了几个引人注目的惊悚短篇小说。



主人公侯海洋在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因客观因素被分配到偏僻的新乡镇当起了乡村教师,并在工作中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面对领导刁难而错失良机,被恶霸欺凌,意外中收获爱情。让他渐渐体会到社会基层工作中的酸甜苦辣,本书带领读者走进中国的最基层,新闻报道的背面,体制改革的现场,去看一个公务员摸爬滚打的命运。

意外的失恋

1994年1月1日,星期六下午,刘清德有意不安排政治学习,这让所有老师都异常高兴。刘清德背着手,站在学校的操场上,在这个位置,可以清晰地看到陆续离开学校的老师们。在离去的人群中,有侯海洋、赵海、赵良勇等人。

鱼儿很快就要上钩,这让刘清德格外愉快。

傍晚,刘清德来到厕所里,走进里面,看到一股白烟从厕所隔墙上冒了过来,不用说,有女教师在对面洗澡。他静耳听了听,对面没有流水声音。对准黑不见底的坑位“哗哗”一阵喷洒,着实痛快,刘清德将淋在手中的少许尿液在裤子上揩了揩,走了出去。迎面看着秋云提着水桶走了出来。在昏暗的灯光下,刚刚洗过澡的秋云脸色格外红润,肌肤吹弹可破,比平常更美了十分。

刘清德被秋云的美貌惊得呆了,结结巴巴地道:“你没有回家?”

秋云没有料到会是刘清德,昂着头,走了。

刘清德跟在背后,又问:“怎么没有看电视?”

秋云走到门口,用左手推门,她听到跟上来的脚步声,挺直了背,很骄傲地没有理睬。

刚打开门,一股大力突然从身后涌来,她只觉两只巨蟒般的胳膊紧紧锁住了腰部,根本来不及挣扎,就被腾空抱了起来。

酒人肥肠壮了色胆,刘清德根本不管是否还有老师在宿舍,将秋云扑倒在床上,用全身重量压住秋云,伸出一只手去摸胸。

当胸部被袭时,秋云猛然间从懵懂状态清醒了过来。她俯身趴在床上,被厚实的刘清德牢牢压住,根本无法挣脱,因此,她放弃了挣扎,甚至没有阻止袭击自己的咸猪手,而是用力抬起头来,寻找可以利用的东西。

她在洗澡前,坐在床头写了一会儿日记,此时钢笔就在枕边。

刘清德使劲揉着秋云的胸部,正处于亢奋状态,突然腹部一阵剧痛,而且疼痛持续不断。

秋云有着一股狠劲,她拿到钢笔以后,单手将笔筒弹开,猛地朝着刘清德的下身扎去。她是在清醒状态下发的狠劲,钢笔尖直指那个硬硬的对象,刺中以后,还用力搅动着笔尖。

刘清德痛得从床上跳了起来,小腹的疼痛让他清醒了过来,顾不得再理会秋云,转身狼狈逃窜。

此时,侯海洋与付红兵两人坐在小床上,两人各点了一支烟,烟头在黑暗中闪闪发亮。侯海洋剥了一颗花生,扔进嘴里,道:“培训三个月,明年四月份,你就可以穿警服了,祝贺你,终于跳出了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行业。”

付红兵已经带着酒意,他打了一个酒饱嗝,道:“我们这批人肯定要到派出所的,而且可能是农村派出所,你以后是在局办工作,领导身边的人,我们小民警难得见到领导,你是天天见面,以后要多关照兄弟。”侯海洋嚼着花生米,斜靠着床,道:“杜主任说借调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事情没有办成,心里总是悬起的,而且借调只是借,随时可以还回去。只要没有办正式调动,我就是土八路,你才是正规军。”

两人从中师毕业,教了半年书,现在同时到了县公安局,一个考进来的,一是借调,也算是这一届中师生中的佼佼者。

到了晚上十一点,喝了半瓶酒,付红兵酒量不如侯海洋,酒意一阵阵往上涌,话开始多了起来。当侯海洋再一次拿出传呼机时,付红兵终于忍不住了,道:“你在等吕明的电话吧?女人真的善变,我听说一些事,不知应该讲还是不应该讲。”最后一句话是一个常用句式,凡是讲到最后一句话时,结果都是讲出了心中的秘密。

“我听陆红说,铁坪镇财政所有一个男的在追求吕明,那个男的调到了县财政局。”

侯海洋猛地站起来,瞪着付红兵,道:“你给我说实话,吕明到底和那个男的是什么关系?”

付红兵正在考虑措词,被侯海洋揪住了衣领,勒得直翻白眼,他掰着侯海洋的手,道:“你松点,我出不了气。”

“给我说实话。”

“大部分是陆红说的,我只在城里遇到过一次,那个男的三十岁左右,与吕明并排着在街道上走。我远远地看见一眼。”

侯海洋如遭雷击,不停地喘气,眼睛瞪得铜铃般大。

侯海洋基层风云

小桥老树



▲《幻世浮生》▲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6月出版